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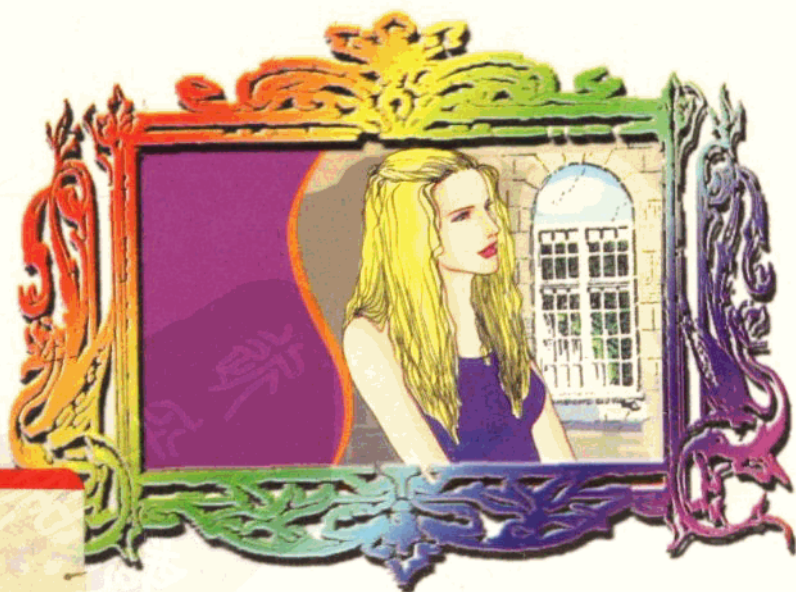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名著精读

Shijie Wenxue Mingzhu Jingdu

娜 娜

Nana

[法] 左拉 著
远方出版社



5.44
0112
Z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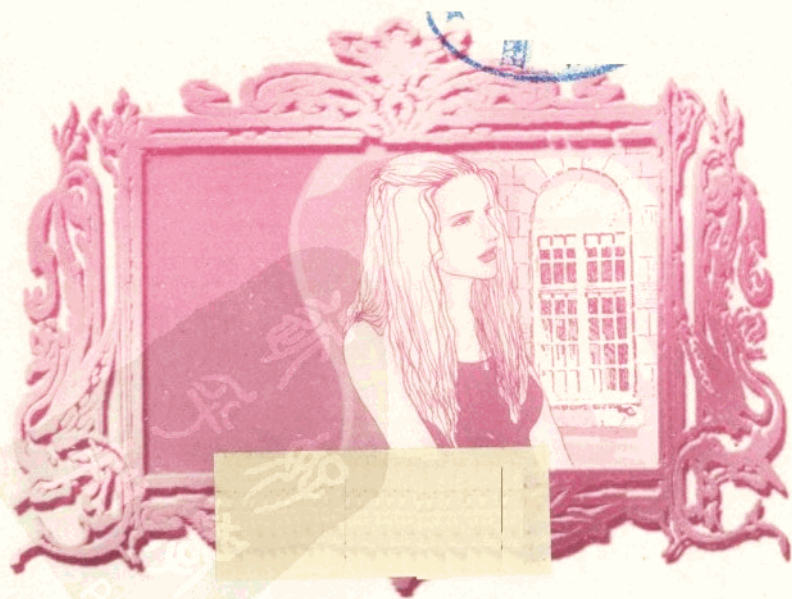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名著精读

Shijie Wenxue Mingzhu Jingdu

娜 娜

Nana

[法] 左拉 著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戈弋 胡丽娟

封面设计：心网图文

封面画：庄艺文

世界文学名著精读

娜 娜

[法]左 拉 著

诺亚 主编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15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社科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 字数：128千字

2001年12月第1版 2003年10月第2次印刷

ISBN 7-80595-504-2/I·212 定价：750.00(单15:00元)

目 录

内容提要	(1)
作者简介	(3)
1. “金发爱神”一炮走红	(5)
2. 债主盈门	(26)
3. 正经的缪法伯爵	(40)
4. 半夜回家	(51)
5. 王子也来看戏	(64)
6. 藏娇楼	(85)
7. 缪法不敢吃醋	(100)
8. 娜娜与丰唐成婚	(116)
9. 娜娜重新瞄准缪法	(127)
10. 萨丹来了	(136)
11. 赛马	(142)
12. 人死之后的伤感	(151)
13. 小于贡自杀了	(158)
14. 娜娜出天花而死	(170)

内 容 提 要

《娜娜》是左拉《卢贡——马卡尔家族》系列书的第九部，于1879年10月15日开始在《伏尔泰报》上连载，1880年2月5日载完。

娜娜15岁浪迹街头，沦为下等妓女，18岁时被一家下等剧院的老板看中，主演下流歌剧《金发爱神》。可是她毫无艺术才能，嗓子像破锣，仅凭裸体上场，竟吸引了上流社会的风流之徒，获得好评。第二天，他们便纷至沓来。她与这些风浪绅士们厮混。

开始，达盖内与娜娜相好，破产后连买花送给娜娜的钱都没有。接着，银行家斯泰内替娜娜在郊外买下一座别墅“藏娇楼”，可是在这里，她却同时接待贵族少年于贡和王室侍从缪法伯爵。

斯泰内破产后，她又迷恋上丑角演员丰唐，两人并结了婚。可是好景不长，丰唐不仅欺骗了她，还经常殴打她，并把她赶出家门，使她又沦为娼妓。

后来，通过别人的撮合，娜娜与缪法恢复了关系，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于是风流之徒又云集门庭。

一天，娜娜倏然失踪，出走的原因是她与剧院经理发生了口角。对她的失踪，巴黎上层社会猜测甚多。过了一些日子，她突然从国外回来，去姑妈家看望儿子，从儿子处染上天花，

不久，娜娜病死在一家旅馆里。

左拉创作的《娜娜》，表面上是写一个妓女的短暂一生，实际上是写了第二帝国时期法国上流社会、达官贵人的道德败坏史，预示着第二帝国正在走向深渊，走向崩溃，走向灭亡。

作者简介

左拉 (Emile Zola, 1840 - 1902) 生于巴黎, 七岁丧父, 跟随母亲依靠外祖父, 过着贫困的生活, 亲身体会过债主不断追逐的痛苦。

1862 年他被一家书店雇佣, 结束了流浪生活, 写出第一篇小说《穷人的妹妹》, 1868 年开始创作《卢贡—马卡尔家庭》共 20 篇, 名著《娜娜》是其中的一个长篇。

八十年代后, 他在家庭史小说的创作过程中接触到社会主义, 在创作思想上有了变化, 对自己的家族史小说创作感到不满足, 力图在思想上与艺术上超越自然主义, 同时还勇敢地投入到为德雷福斯冤案调查平反的斗争中去。

1898 年, 左拉发表了一封《我控诉》的信, 震动了整个法国。

为了抵制法庭对他不公正的判决, 左拉听从了朋友的劝告, 于 1899 年 7 月流亡英国, 开始创作《四福音书》。

1902 年, 左拉在巴黎的寓所煤气中毒, 不幸逝世。

1. “金发爱神”一炮走红

晚上九点钟了，游艺剧院的演出厅里还是空荡荡的，只有楼厅和正厅前座里，有几个早到的观众在等候开演，在枝形吊灯的昏黄光线下，隐约看见他们坐在紫红丝绒套的座椅里，幕布被笼罩在一片昏暗之中，犹如一大块红色的斑点。舞台上阒然无声，成排脚灯熄灭了，乐师们的乐谱架摆得七零八落。观众正在陆续入座。

正厅里来了两个年轻人。他们站着，目光环顾四周。

“我对你是怎么说的，埃克托尔？”年龄大的青年说道，这个青年高个子，嘴上蓄着小黑胡子，“我们来得太早了，你应该让我把雪茄抽完再来。”

一个女引座员从他们旁边经过。

“哟！原来是福什利先生，”她亲切地说道，“不过半个钟头，戏是不会开演的。”

“那么，他们贴出的广告上为什么说是九点钟呢？”埃克托尔低声埋怨道。瘦削的脸上露出怒气冲冲的样子，“今天早上，在剧中担任角色的克拉利瑟还向我保证说，八点整就开演呢。”

他们沉默了片刻，抬头察看昏暗中的包厢。不过，因为包厢壁上贴的是绿纸，里面显得更加黯淡。往下看，楼下包厢隐没在一片漆黑之中。楼厅包厢里，只有一位胖乎乎的妇女，疲乏地趴在罩丝绒的栏杆上。舞台的左右两侧，高高的柱子之间

的包厢里空无一人。包厢外壁上挂着带有长长流苏的垂饰。金色和白色的厅，衬托着嫩绿色，在水晶大吊灯的微弱灯光照耀下，空中好像弥漫着微尘。

“你给吕西买了边包厢票没有？”埃克托尔问道。

“买了，”另一个青年回答道，“不过，买票可不容易啊！哦！别担心，吕西不会来得太早的。”

他轻轻打了一个呵欠，沉默了一会，说道：“你真走运，你还没有看过首场演出……《金发爱神》的上演将是今年的一件大事，这出戏人们已经谈论半年了。博尔德纳夫真精明，他把这出戏留到博览会期间才上演。”

埃克托尔认真地听着，他提了一个问题：“娜娜这个新明星，她应该演爱神喽，你认识她吗？”

“问吧！问得好！还会有人问我！”福什利嚷道，一边把两只胳膊向上一举，“从今天早上起，人们就缠住我，问娜娜的情况。我遇到不下二十个这样的人，问娜娜这样，问娜娜那样！难道我知道吗？难道我认识巴黎的所有风骚娘儿们吗？……娜娜是博尔德纳夫的新发现。她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说完，他平静下来。

“啊！不对，”他突然又烦躁不安地说道，“在这里呆下去，人会变老的。我要出去……我们到楼下去，也许会遇到博尔德纳夫，他会细细跟我们讲的。”

在靠近订票处的地方，有一个粗壮男子，宽面颊，胡子刮得光光的，正在粗声粗气地回答一些人的问题，他们恳求他卖票给他们。

“这就是博尔德纳夫经理。”福什利一边说，一边下楼梯。

“喂！你真够讲交情啊！”经理看见他，老远就道，“原来你是这样给我写文章的……今天早上我翻开报纸一看，连一个

字也没有。”

“再等等吧！”福什利回答，“在写文章介绍她之前，我得先认识一下你的那位娜娜才行……何况，我什么也没有答应过你。”

接着，为了不让经理再缠住他，他就把他的表弟埃克托尔介绍给博尔德纳夫。这个青年人是到巴黎来求学的。经理看了他一眼。埃克托尔却心情激动地打量着经理。原来他就是博尔德纳夫，这个耍女人的人，对待女人像对待狱卒一样。这个人的头脑里总是想着做广告，说起话来嗓门很高，又吐唾沫，又拍大腿，是一个厚颜无耻、专横跋扈的人。埃克托尔觉得对这样的人要说句客套话，恭维恭维他。

“您的剧院……”他用轻柔的声音说道。

博尔德纳夫是一个喜欢说话开门见山的人，他毫不掩饰地用一句粗俗的话打断了他的话：“你尽管叫我的妓院好了。”

这时，福什利赞同地笑了，而埃克托尔的恭维话还未说完，堵在喉咙里，他觉得经理的话很刺耳，却竭力装出一副欣赏这句话的样子。这时，经理匆忙走过去与一个戏剧评论家握手，这位评论家的专栏文章在社会上颇有影响。当经理回来时，年轻人心里已经恢复了平静。他怕自己显得过分拘谨，别人会把他看成乡巴佬。

“人家告诉我，”埃克托尔很想找些话来说说，又说道，“娜娜有个好嗓子。”

“她呀！”经理耸耸肩膀，大声说道，“她有一副破锣嗓子。”

年轻人赶快补充道：“而且听说她是个出色的演员呢。”

“她呀！……简直是一堆肥肉，演戏时连手脚都不知道该怎么放。”

埃克托尔脸上微微红了一下，弄得摸不着头脑，结巴道：“无论如何我也不要错过今晚的首场演出。我早就知道您的剧院了……”

“就叫我的妓院好了。”博尔德纳夫又一次打断他的话。

这时候，福什利一声不吭，他在注视着那些正在入场的妇女。当他发觉他的表弟愣在那儿，被弄得啼笑皆非，就过来给他解围。

“你就按照博尔德纳夫的意思叫好了，他叫你怎么叫，你就怎么叫，这样他就高兴了……而你呢，老兄，别让我们在这儿久待了。如果你的娜娜既不会唱又不会演，那么你的戏就一定失败，只会失败。而且，这正是我所担心的事。”

“失败！失败！”经理的脸涨得通红，大声嚷道，“难道一个女人要会演会唱才行？啊！我的小老弟，你也太迂拙了……娜娜有别的长处，这是真的！这个长处抵得上任何长处。我已经觉察出来了，这个长处在她身上很突出，如果我觉察不出来，我就是白痴……你等着瞧吧，你等着瞧吧，只要她一出场，全场观众就会看得垂涎三尺。”

他兴奋极了，举起两只粗大的手，手都发抖了。接着，他感到很欣慰，低声自语道：“是的，她前途无量。啊！真见鬼！是的，她前途无量……她是个婊子。啊！她是个婊子！”

剧院檐口上的一排煤气灯发出夺目的光芒，把人行道照得雪亮。两棵碧绿的小树在灯光照射下显得格外清楚，一根柱子被强烈的灯光照得发亮，人们老远就能看见海报上的字，清楚得和大白天一样；远处街上的暮色越来越浓，星星灯火闪闪发光，马路上行人熙熙攘攘。许多人还没有马上进场，他们滞留在外边，一边聊天，一边抽雪茄。排灯的光线把他们的脸照得灰白，他们缩短了的身影在柏油马路上清晰可见。

米尼翁是一个身材高大、宽肩的汉子，长着一个江湖艺人的方形脑袋，他从人群中挤出来，挽着银行家斯泰内的胳膊；斯泰内身材矮小，大腹便便，面孔圆圆的，下颌和两颊上长着一圈灰白络腮胡子。

“怎么？”博尔德纳夫对银行家说道，“你昨天在我的办公室里已经见到过她。”

“啊！原来就是她，”斯泰内嚷道，“我料到是她。不过，她进来的时候，我正往外走，我几乎没有看清她。”

米尼翁牵拉着眼皮听着，一边使劲转动着手指上的大钻石戒指，他明白了，他们谈的是娜娜。米尼翁便插话道：“别谈了，亲爱的朋友，一个娼妇！观众会把她赶走的……斯泰内，我的小老弟，你知道我的太太正在她的化妆室里等你呢。”

他想把斯泰内拖走，但是斯泰内不肯离开博尔德纳夫。在他们面前，观众排成一条长龙，挤在检票处，发出一阵阵喧闹声，喧闹声中，不时响起娜娜的名字，这两个字就像唱歌一样响亮有力。男人们伫立在海报前，高声拼读着娜娜的名字；另一些人经过那里时也用询问的口气把那名字读一遍。而妇女们呢，个个心情焦急，脸上挂着微笑，用诧异的神态一遍又一遍地低声读着娜娜的名字。可是谁也不认识娜娜。这个娜娜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于是，流言在人群中不胫而走，有些人还窃窃私语，开种种玩笑。这个名字，这个小名叫起来既亲切，又好听，每个人都爱叫它。只要一发出这两个音，人们就高兴，脾气也变得好起来。一种好奇的狂热驱使人们要知道娜娜，这是巴黎人的好奇心，其疯狂程度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简直像热病发作似的。

“啊！你们问得太多了！”博尔德纳夫大声说道，有二十来个人围住他提问题，“你们马上就会看见她的……我走啦，人

家有事等我呢。”

他见观众的兴趣起来了，非常高兴，一溜烟地不见了。米尼翁耸耸肩膀，提醒斯泰内，说他的太太罗丝正在等他，叫他去看看她在第一幕里穿的服装。

“瞧！吕西，她在那儿，她正在下车。”埃克托尔对福什利说道。

那个人果然是吕西，她个儿不高，长相丑陋，约摸四十来岁，脖子很长，面孔瘦削，两片厚嘴唇，但她性格活泼，态度和蔼可亲，倒给她增添了很大魅力。她带来了卡罗利娜·埃凯和她的母亲。卡罗利娜是个花容月貌、表情冷漠的女子；她的母亲态度庄重，行动迟缓。

“你跟我们坐在一起吧，我给你留了一个座位。”吕西对福什利说。

“啊！不！这里什么也看不清！”福什利回答道，“我有一张正厅前座票，我喜欢坐到正厅前排去。”

吕西生气了，难道他不敢在公众面前与她一起露面吗？接着，她很快平静下来，转了一个话题：“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认识娜娜呢？”

“娜娜，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她。”

“这是真话？有人向我保证，说你同她睡过觉。”

站在他们前面的米尼翁，把一个手指头放在嘴唇中间，示意他们别吵了。吕西问他为什么，他指着一个走过去的年轻人，低声说道：“那是娜娜的情人。”

大伙都朝那个年轻人望去。他很和蔼可亲，福什利认出他来了，他叫达盖内，在女人身上挥霍掉三十万法郎，现在只能在交易所里做些小投机，赚点钱，不时给她们买些花束，或请她们吃晚饭。吕西发现他的眼睛很漂亮。

“啊！布朗瑟来了！”她嚷道，“就是她跟我说过，你同娜娜睡过觉。”

布朗瑟是一个胖胖的金发女郎，漂亮的脸蛋胖乎乎的，陪她来的是个瘦弱的男子，衣着很考究，露出一副高雅的神态。

“他就是格扎维埃伯爵。”福什利对埃克托尔耳语道。

伯爵与新闻记者握了握手，然后带着布朗瑟走了。人们等得越久，想见娜娜的心情就越急切，到了这时，娜娜的名字就像回声一样，在前厅的每个角落里回荡，而且声音越来越高。怎么还不开始？男人们掏出表来看，迟到的观众还没等车子停稳就跳下来，观众三五成群地离开人行道，过路人漫不经心地穿过煤气灯光下的一片空荡荡路面，伸长脖子朝剧院里张望。

一个顽童吹着口哨走过来，在剧院门口的一张海报前面用嘶哑粗俗的声音嚷道：“喂！娜娜！”说完就扭着腰，趿拉着旧拖鞋走了。大家见他那副样子，都笑起来。一些身份高贵的先生也跟着他叫起来：“娜娜！喂！娜娜！”观众拥挤不堪，检票处有人争吵起来，嗡嗡嘈杂声一阵高过一阵，有人叫着娜娜的名字，要求见娜娜，这是人群中突然产生的愚蠢想法，也是一时性欲冲动的表现。

在这片喧嚣声中，开演的铃声响了。

“好像他们每出戏都精彩似的！”吕西一边上楼梯，一边嘀咕道。

在演出厅里，福什利和埃克托尔站在他们的座位前面，双目又环顾四周。

这时，大厅里已经灯火通明。高高的煤气火头，发出黄色和玫瑰色的光焰，把多枝水晶大吊灯照得雪亮，灯光从拱顶上成细雨状地反射到正厅里。座椅上的石榴红丝绒像漆一样闪闪发光，那些金色装饰闪烁着光芒，天花板上的色彩过分强烈，

那些嫩绿色的装饰使耀眼夺目的光芒显得柔和了。舞台前的一排脚灯升高了，顿时发出一大片光亮，把幕布映得通红，沉沉的紫红色幕布像神话中的宫殿一样富丽堂皇，与舞台上的旧陋框架形成鲜明对照，金色框架上有一道道裂缝，露出了里面的泥灰。

剧场内已经热起来了。乐师们对着乐谱架调整乐器的音色，笛子的轻快颤音，法国号的低沉呼鸣，小提琴的悦耳奏音交织在一起，在越来越高的嘈杂人声上空荡漾。每个观众都在讲话，互相推推搡搡，使尽全力找自己的位置，坐下来。过道里拥挤不堪，以至每个过道口好不容易才能放进来一股源源不断的人流，观众互相打招呼，衣服互相摩擦，在女人们的裙子和帽子中间夹杂着男人们的黑色礼服或燕尾服。

一排排座位上渐渐坐满了人。一个穿着浅色服装的女人让人看得特别清楚，她的面颊俏丽，低着头，头上蓄着发髻，发髻上的首饰闪闪发亮。一个包厢里，一个女人裸露着一角肩膀，白皙得像白绸缎。其余妇女静静地坐着，无精打彩地摇着扇子，瞅着拥挤的人群。一些年轻先生们站在正厅前座里，背心敞开，钮扣洞里别着梔子花，用带着手套的手拿着望远镜观看。

这时候，两个表兄弟在寻找熟悉的面孔。米尼翁和斯泰内一起坐在楼下一个包厢内，手腕靠在栏杆的天鹅绒罩上，肩并肩地坐着。布朗瑟好像一个人单独占了楼下的一个侧面包厢。埃克托尔特别注意达盖内，达盖内坐在他的前面，两人相隔两排座位。达盖内的旁边，坐着一个小伙子，看上去只有十七岁，模样像是逃学的中学生，一双小天使般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福什利笑咪咪地打量着他。

“坐在楼厅里的那位太太是谁？”埃克托尔突然问道，“就

是坐在穿蓝衣服姑娘旁边的那位太太。”

他指着一个胖女人，她的胸衣裹得紧紧的，过去头发是金色的，后来变成了白色，现在又染成黄色。圆圆的脸上涂了胭脂，额上留着小姑娘式的刘海，脸像肿了似的。

“那是加加。”福什利简单地回答。

表弟听了这个名字似乎觉得惊讶，于是他又说道：“你不认识加加吗？……她在路易·菲力普在位初年，还是走红人物呢。现在，她不管到哪里都带着她的女儿。”

埃克托尔对姑娘看也不看，却动情地把目光盯着加加；他觉得她虽是半老徐娘，但风韵犹存，只是不敢说出口来。

这时候，乐队指挥把指挥棒一举，乐师们便奏起序曲。福什利在他表弟的询问下，把报馆和俱乐部的包厢指给他看，并把那些戏剧批评家的名字一个个告诉他，其中一个人面孔瘦削，神情冷漠，长着两片险恶的薄嘴唇，并还特地指给他一个胖子，那人脸上显出一副和善的神情，懒洋洋地倚在身旁一个女人的肩上，用父爱的目光深情地注视着这个天真纯朴的姑娘。

他看见埃克托尔与坐在对面包厢里的人打招呼，便不再说下去了。

“怎么！”他很诧异地问道，“你认识缪法伯爵吗？”

“哦！我很早就认识他了，”埃克托尔回答，“伯爵家有一块田地同我家的田地相距不远。我常到他们家里去……伯爵与妻子和岳父舒阿尔侯爵住在一起。”

见表兄感到很惊奇，他心中暗暗高兴，出于虚荣心，他说得更详细了：侯爵是国务参事，伯爵刚刚被任命为皇后的侍从长官。福什利拿起望远镜，瞅着伯爵夫人，她满头棕发，皮肤白皙，肌肉丰腴，有一双美丽动人的黑眼睛。